

News back

中国周刊

纪 事

新闻会客厅

央视论坛

小崔说事

国际观察

社会记录

新闻调查

面 对 面

实话实说

东方时空

焦点访谈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编
主 编/梁建增 孙克文
执行主编/孙金岭

新闻背景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新闻背后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编

主 编：梁建增 孙克文

执行主编：孙金岭

执行副主编：杨明泽 李 栋

责任编辑：武 强 董方永 成 微 于慧丽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背后/央视新闻评论部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81108 - 388 - 0

I. 新… II. 央… III. 中央电视台 - 评论性新闻 - 电视节目
- 简介 IV. G229.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2409 号

新闻背后

主 编 梁建增 孙克文

执行主编 孙金岭

责任编辑 沙 平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388 - 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1 长征		
——边走边想，是幸福的	崔永元	1
02 《一只猫的非常死亡》		
——我的不安	柴 静	15
03 阳光和细雨	敬一丹	19
04 感动是一种支撑	白岩松	23
05 《感动中国》的一点体会		
——兼论《情动丙戌》如何避免拾人牙慧	余伟利	27
06 小人物的“乌托邦”	罗 陈	30
07 《晚年》之感怀	廖 丹	35
08 田嫂	郑 波	38
09 原谅是一种品质	张 鹏	41
10 怀念那个罗大佑	吴 宁	43
11 “追星”		
——在傅彪身后	张晓明	45
12 八卦侃“长今”	余红苗	49
13 一封遗书	魏 建	53
14 我没见着“老大”		
——关于毒梟韩永万	毛初明	56
15 《人物新周刊》是娱乐节目吗？	宣明栋	60

16	陈易网上求助有猫腻吗? ——什么样的灵魂才完美无缺	范 俭	63
17	在爱情中长大	王 谨	67
18	那些女兵	范云环	70
19	答案在别处	张 欣	73
20	也是忧伤	孙海南	77
21	“赌”出来的节目 ——关于《大街上的喧嚣赌场》的感想	陈 洁	80
22	感动，是一道优美的弧线	陈 镭	84
23	感动的其他	刘 波	87
24	《感动中国》再次唱响春天的主旋律	孙金岭	91
25	最动人的邂逅 最完美的穿帮	张莉娜	98
26	没能塞进去的镜头	毕建峰	101
27	神话神说侃“神六”	陶 峻	104
28	“神六”的集体主义狂欢	门 曦	107
29	过瘾	张继宏	114
30	“神六”有感觉	于永国	118
31	奋战“神六” “六神”无主	李冰琦	120
32	《布达拉宫》这八年	陈 真	122
33	那就叫魅力!	阿 丘	127
34	播出就是胜利	傅小腾	130
35	遥远的故宫	陈 丽	132
36	人间自有真情在 ——写在《父亲的秘密》播出后	李雪微	136
37	距离感动隔层纸 ——《焦点访谈》春节特别节目 《情动丙戌》创作有感	王惠莉	140



38	角落里的“回忆”	王星羽	143
39	想起“会客厅”的部长们	朴抱一	146
40	送省委书记的布鞋	孙兆峰	150
41	用 ABA 解读邵丽华	陈 开	154
42	让农民和高官坐在一起	郭 佳	156
43	远远的藏羚羊	卢秀芳	159
44	战斗里成长	李建平	161
45	模糊记忆	郝一丞	164
46	革命胜利是脚走的	孟繁文	167
47	我爱老女红军	黄桂香	170
48	像战士一样	沈公孚	174
49	苦难的苏丹	胡维捷	179
50	再读《饥饿的苏丹》	刘 斌	185
51	这四年来	张 骁	187
52	温柔的人有福了	郭 佳	190
53	躲到外地去反省	傅 健	197
54	历史中的感悟	孙 杰	204
55	她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杨云苏	207
56	知识是啥?	吴 涛	209
57	关于《空谈》之初的点滴追忆	孙克文	212
58	参加“项目管理培训班”的总结报告	赵 微	214
59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母亲	胡 珩	217
60	几个片段的回忆 ——《百姓故事》	田 川	220
61	感伤,或许还有些困惑	杨 春	223
62	生命的印记	陈新红	226
63	坐标	王 猛	230

64	跟“我的长征”一起长征		
	——新闻评论部“心系长征”公益活动		
	小分队通道两日侧记	李 栋	233
65	送你一匹马	王学锋	238
66	亲历“我的长征”三天三夜	包军昊	242
67	对待历史的情绪		
	——《面对面》	李卫华	246
68	把心灵叫醒	刘 楠	249
69	通讯主要靠嚷	张泉灵	253
70	谁能给她一颗坦诚的心	赵海燕	256
71	路有冻死骨	沈亚川	261
72	不得不说 不得不做	郝俊英	264
73	悲哉！又见矿难瞒报	曲长缨	269
74	群雄逐鹿谁当先		
	——“泗县疫苗事件”采访手记	张自力	272
75	四月的某一天	梁 达	279
76	731 新罪证揭秘之旅	赵仲伟	281
77	今晚的客人是狗	李雪莲	284
78	中国电影百年 《面对面》的九天	张士峰	289
79	一样的山水 不一样的人	赵永勤	292



● 崔永元

长征——

边走边想，是幸福的



崔永元

姓名：崔永元 生日：2月20日 属相：兔

出生地：天津 籍贯：河北

业余爱好：

- A. 喜好演奏小提琴、扬琴、吉他，但不喜欢当众表演；
- B. 书法“香山”二字写得很好；
- C. 收集电影连环画。

家庭成员：我，老婆，女儿

你可能会激动，当你看到一群普通的城里人像特种兵一样穿行在密林中的时候，相互搀扶显示出他们没那么职业。

你可能会惊讶，仅仅一个月，他们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那是他们在城里花钱追求的颜色，太阳随便一晒，就成了。

你可能会感慨，他们怎么忽然

变得那么结实，那么刚强，他们脚上的大泡有象棋那么大，大泡长了三层，他们说：“现在好了，变成鞋垫了。”走一步，疼一次，他们都不皱眉头。

你可能会信服，走路带来的变化如此巨大，他们当中随便一个人，一顿饭吃的比过去一天还多。任何一人，可以不假思索地躺在山区小

学的课桌上或地板上蒙头大睡。人人有床是奢侈的，菜里有肉也值得欢呼。

昨天，队伍中两个年轻女孩和我谈起了虱子，虱子咬得她们灵魂出窍。不过，她们没有大呼小叫，神情坦然，就像谈一门不太喜欢的功课。

这就是《我的长征》，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

队员董峰说：“用脑子走好第一步。”

虽然以前也是每天走，只是路程太短，从这屋到那屋，单位到家里，柜台到收款台什么的。

忽然变成了每天不低于 35 公里的行军，大家都变得不会走了，鞋不合适，脚不好使，腿不听话，路太硬。这才发现，走路也是一门学问。

在 44 公里的行军以后，查大姐、邵大姐对我说：“没想到自己在走的方面有这么大的潜力。”

54 岁的马阿姨说起每天 35 公里以内的行走，笑声朗朗：“小菜。”

有时候会问，我们只是走路来了吗？这才想起，还带着脑袋。

72 年前开始的那次长征已经湮灭在浓密的森林中，变得淡漠不清。

在长征集结地江西于都乡下，我在黑板上写下“长征”二字，回头问三年级的孩子们谁知道，没人知道。

长征只刻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在江西信丰，90 多岁的老人指着池塘边告诉我们，那里有 5 具红军的尸体，不知道姓名。

能感觉得到，长征沿线大多数地方打的是“长征搭台，经贸唱戏”的牌，打的是“红色旅游”的牌。的确，我们还没有富到为历史而历史的地步，先提防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如何改变历史吧。

当经济发展洪流滚滚时，任何与经济发展无关的呐喊都显得苍白无力。

队员们目睹了贫困，贫困异常真实，像传说中的一样。这些贫困与泛娱乐化的社会格格不入。贫困的人也许因为贫困而发不出声音，常常无人理会。

《我的长征》要走一年，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一边走一边想是幸福的。

从标语说开去

头顶骄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远处墙上经常可见斑驳的标语。

比较多的是拯救女孩的标语，如“女儿也是传后人”、“女孩是枝花，关爱靠大家”。据说这样的口号清朝就已出现，可见是大问题且难以解决。

大跃进的标语要模糊一些，但规模较大，一刷就是一片，可见当时的狂热。不惑之年，深知这种狂热会付出代价，刚刚读过一篇回忆文字，讲述的是三年灾害时期，100多名“右派分子”舍命在长江北岸的文峰制作了一幅特大标语，占地6000平方米，却只有“毛泽东万岁”五个字。诗人郭沫若叹为观止，写下了“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的溢美之辞。标语巨大，几十里外就可看到，而流了多少血汗，死了多少人却无人关心。现在，标语处重又树木葱茏，往事无人再提起。

标语看得多，往往看到新鲜。比如，新刷的标语自然是新推行的政策或新传达的精神，间或有一条“解放全中国”就让人摸不着头脑，边走边想，可能是刷标语的人三代家传，刷习惯了。

走累了，想得多，每每看见大

标语下小标语丛生，心想这些发财心切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早年间，大标语下被你刷上“种猪、鸡粪向右拐”、“代办证件”等等，还敢留下电话号码，不杀也得坐牢，真是换了人间。

看上去最稀罕的就是红军标语了。红军标语留下来的大都不是醒目处，在信丰，我们看到的红军标语多是在住户放米糠杂物的二层阁楼里，也被涂抹得不清楚。老人回忆，红军进村时，大标语也刷了不少，但红军走，白军来，标语被一一铲掉，再加上风吹日晒，留下的几幅不是万幸也另有原因。

在乡间小路两旁，历史以标语的方式斑驳地记在墙上。这些该被记住的历史是如何进入我们大脑的呢？

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学得不错。我的历史李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教学有方。比如，他用彩色笔来表现历史进程，红色是革命的，黑色是反革命的；红色是进步的，黑色是退步的；红色是扬眉吐气的，黑色是灰头土脸的。除此之外，还有位置记忆，具体方式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高考前夕我班同学可以

随口告诉你正确答案在某页的什么位置。当时，我发挥了一下，把巴黎公社糊在了自己家的屋顶上，每天一睁眼就可以看一遍。高考时卷子发下来，我一眼就能发现没这道题。不管怎么说，中外历史格式化以后，被我们跌跌撞撞地记住了。

大学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历史知识突然不见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应试教育是专管考试的。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课。

历史课上的历史因简练而具有实用性，易背好记。比如，你记住陈胜、吴广、黄巢、洪秀全、李自成等造反农民的名字，你就知道社会由哪朝换到哪代，而“井田制”、“安史之乱”、“天朝田亩制度”不是故事是名词解释，你不用娓娓道来，只需倒背如流。年代也是要死记硬背的，条约背诵时也无需添加感情，开放多少港口，割让多少地只是个先后的技术问题。

除去历史课，国人还有学习和熟悉历史的另一捷径，看电视剧。

实践证明，电视剧在使市民对历史饶有趣味方面是有奇效的，那些在

史书上沉寂成百上千年的人与事，一经成为时下电视剧的主题便很快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被谈得昏天黑地。史学家坐不住了，指责如此这般会混淆视听，以讹传讹。艺术家回应史学家不懂艺术，过于保守。

争论不休时，总会有中间人站出来调停：不能以历史研究者眼光去看艺术创作，那样太过认真；也不能用纯艺术的手法去描述历史，那样过于随意。跟没说一样。

我注意到，诸多的“黄金周”也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好机会，学术上叫“田野考察”。可惜了这份考察，被“上车睡觉，下车撒尿，互相拍照”代替了，导游、讲解员也修炼得猴精，去伪存真，直奔主题，什么景点都归纳到“求签生子，升官发财”上，实实在在，广受欢迎。在烧香磕头的氛围中，历史灰飞烟灭。

斥责公民对历史的漠然态度实在是一件言之有物的事情，有理有据，解恨解气，但又实在是一件缺乏公平的事情。一来因山河变幻，历史从没站稳过。历史教材又被当政者根据需要加进了过多的政治派别色彩，与客观历史事实有了缝隙。



实实在在的历史，一经涂抹，便成了传奇与演义，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失却了历史本该有的严谨与严肃。

视教材中标准答案为真历史的书生，一俟进入独立思考的状态，眼界大开，回头望去，总有被愚弄欺骗的感觉。他们的感觉传播开来，影响了周边更多的人对历史的态度。

时下盛行的庸俗历史剧正在毒害着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在他们历史知识结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离奇的情节吊着他们的口味，也改变着他们的态度。崇拜皇帝和喜爱格格，也许会从一种好奇好玩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历史观。

斑驳的标语让人浮想联翩，也不禁让人担心这个民族的历史观也会不断地斑驳起来。

细节与历史

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湘江岸边拍摄故事片《我的长征》中的一组镜头。江水中搭起了浮桥，搭了两次都被洪水冲走了。

于是，红军冒着炮火过湘江的镜头就拍不成了，拍过不少大片的翟俊杰导演干着急。他准备先拍雪

山草地，回过头来再拍湘江。

翟俊杰导演说，电影取名《我的长征》，是要通过一个红军战士的视角反映那次远征，这和过去同类题材的史诗性全景式拍法完全不同。翟俊杰导演说，这样的视角能看到细节。

我觉得我们的《我的长征》更具这个优势，26个队员就是26个视角，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

其实，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不知为什么，历史也往往会被忽略掉许多细节。

中国人知道“长征”大多因为毛泽东的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从历史角度讲，叫“远征”似乎更准确些。这次远征当时被称为“西征”。

1935年6月，陈云受命从四川天全县离开长征队伍，同年10月15日，他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他说：“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当时我们认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他接着说：“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

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5000人。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他又说：“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

这样的叙述更新了我们熟知的历史细节，也打破了我们过去记忆中的红军出发时静静走过河中竹桥的唯一印象。

1935年10月15日，陈云还向共产国际代表们介绍了许多细节，引得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插话提问。

“粮食问题怎样解决呢？”“有没有马匹和骡子？”“你们是如何安置伤员的？”

陈云汇报的时间不短，中间休息了5分钟。

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的工作

人员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找到了这次汇报的俄文记录稿，我们才一下知道了那么多细节。

宏观的叙述不太容忍细节，也使得许多不知细节的人对宏观的把握出现偏差，这样的偏差出现在对历史的识别上，态度就会出现改变。

公开发表的几本日记也透露了诸多细节，让我们对1934年10月中旬的日子有更近的感受。

“战士们也不断问我：‘总支书，队伍开到哪里去？’我也只听说向南行动。”——选自《肖锋日记》1934年10月17日

“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这仍然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选自《陈伯钧日记》1934年10月20日

回头再说翟俊杰导演，他就熟知许多细节。比如在长征路上，李德吃什么也照例要夹上餐巾拿起刀叉，萧三会坐在土砌的沙发上用烟斗抽树叶，李伯钊始终背着一架手风琴。

也许正是这些细节促使他多次拍过长征以后，依然要拍这部个性化视角的《我的长征》。



我也知道一个细节，湘江之战，红五军团34师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他在敌人的担架上挣扎起来，从伤口处掏出断肠子壮烈牺牲。那天在纪念馆，讲解员修正我说：“不是掏出断肠子，而是掏出肠子用牙咬断。”

我听此细节一时无语。

1935·牺牲

距离遵义40多公里的鸭溪镇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红军坑。

红军坑的意思不是坑的形状像八角帽或者红五星，而是坑里面埋满了红军的遗体。我们赶到时，远远看到山坡上支起了一个大大的帆布棚，进了帆布棚，当中就是坑，坑里的红军遗骸牙齿完好，一律张着嘴，似乎是在喊着什么。

陪同说，这些红军是被敌机炸弹炸死的，埋在这里70多年了，现在挖出了八具遗骸，据记载，还应该有40多具。

当地党史办记载十分清楚，这个被称作“白岩沟惨案”的事件发生于1935年3月7日——

“3月7日，军委调整部署，令野战军向西移动，引敌东进。

“同日凌晨，一军团卫生部从水淋岩向枫香花苗田开去，10时行至白岩沟，一架敌机从遵义城方向飞来，发现行进中的红军，丢下了七枚炸弹，红军战士当即牺牲50多人，重伤40多人，轻伤80多人，树梢上挂满了牺牲战士的皮肉、断臂、断腿、衣物……令人惨不忍睹。”

张文云今年81岁，当时10岁，他记得轰炸过后，父亲不许他靠近现场，一定是不想让他看到血肉横飞的惨像。

王应昌今年83岁，当年12岁，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流着眼泪将战友们的遗体排在一起，又排在这个坑里，填土埋上。那些红军战士年龄不算大也就是十多岁二十岁左右，因为是卫生队，死的女战士不少。

有个叫祖修公的老人去年过世了，他是老红军，就是这次轰炸时受了重伤，无奈离队留在了这里。他在生前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愿谈及“白岩沟惨案”。只是听他说起过，和他一起当兵的弟弟在这次轰炸时失踪了，一直没有找到。这次挖掘时，祖修公的儿子、儿媳都到了现场。他们希望在红军坑中能找

到二叔。

1935年3月6日，红一军团的萧锋在日记中写道：“继续行军到鸭溪镇，区苏维埃政府游击队来联系，把二十多名伤病员交给他们，这一带地方建立了好几个苏维埃政府，并设有小型医院，接受部队伤病员，干部战士都很高兴。”

红五军团的陈伯钧在1935年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敌机三次来此侦察。听说在野鸭溪掷弹数十枚。”

这几行以日记方式存留下来的宝贵文字，似乎是对那次惨案的旁证。在大历史的叙述中，这50多年年轻生命的湮灭方式差不多就是无声无息，这当然不是历史亲历者的粗心或者麻木，实在是因为牺牲生命是那段岁月的寻常事，寻常如一日三餐。当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这支队伍里的时候，行军就行军，开会就开会，打仗就打仗，死就死。

死，亦称作就义，牺牲。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当然就有不同的死法，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辈，总是选择清白、镇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却活得更好，让刽子手好没面子。

同行拍过一个电视剧，名为《秋白之死》。秋白，即瞿秋白，当过共产党领导的一介书生。电视剧中，枪口林立，书生瞿秋白回过头来，这时鸥鸟纷飞，草絮飘舞，书生的眼神温和地透过圆形眼镜片看着你我，没有恐惧，没有哀怨，没有愤怒，甚至没有留恋。此时此刻，你凭什么和他对视，你凭什么没有愧疚，你凭什么坦然？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他被留在了苏区，“根据当时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果然，四个月后，瞿秋白被捕。

被捕的书生也还是书生，他要写字和说话。

他写了两万言的《多余的话》，被后人称作他的遗书。书生的遗书也与众不同，洋洋洒洒，自在缜密，似乎不知死之将至。其中不乏看似“消极”的隐晦词句，让他执意要表达的真诚和清白屡遭误解，让他的同志们误解了几十年。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



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这时，书生瞿秋白囚在敌人的汀州监狱中奋笔疾书，他抓紧最后的机会和同志们坦白地交流，他坦承从前的活思想，实事求是，尽管他明白“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他还是要写。

他接着写道：“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多余的话》看上五遍，也不大容易让人找到荡气回肠的感觉，依作者之秉性也不会写毕最后一个字，将笔投向狱卒，然后高声大笑。已经写了五天，他可能会活动一下手腕，直直腰板，在狱室中来回踱步

子，从左到右，再从右至左。他可能会长出一口气，他甚至要把文字检查一遍，换掉两个不太准确的词。

《多余的话》以多种版本流传于世，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1935年6月18日早晨，书生瞿秋白走出监牢，准备就义。

他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先在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身穿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登黑鞋，选择的是右脚斜出的舒适姿态。

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他手夹香烟，边走边谈，据说他说的是“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据说他喝了一些酒，吃了几口菜。

据说他唱了《国际歌》，用的俄语。

据说他在转弯处看见一个盲人乞丐，似乎有所感触，于是，回过头来又看了一次。

据说他喊了口号。

确认的事实是，36岁的瞿秋白走到了刑场，看见绿草地，很是欣赏，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静等枪声响起。

1935年6月18日晨，枪声响起的时候，红军长征的队伍已经奋力翻过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的会师预示着光明在前。红一军团的萧锋在伪警察局的墙上揭下了一张报纸，上面登载了龚楚的名字。此人和瞿秋白一样，是长征出发时被留在苏区的干部，他选择了叛变。

萧锋在日记中写道：“在革命征途中，总有少数动摇分子脱离革命，他们走了，红军照样胜利。”

忍不住想回过头来说说秋白之死。

这个没读过《资本论》的革命者忧郁且时有沮丧，喜欢独立思考，即便是革命道理也不会不假思索全盘吸收，他接受他懂的部分，为不懂的部分与人理论。

他爱女儿，最爱陪着女儿玩，下班不忘给女儿买零食奶渣。大雪天，女儿坐在雪橇上，他来拉车。

他爱老婆，他在送她的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

他对他的同志们存有意见，如哽在喉，不吐不快。

想必坐在他对面的敌人对他的心绪也该略知一二吧，正好可以顺势点拨一下，做做文章，叛变其实需要个理由，或恨或怕或委屈或恍然大悟——一个简单的理由。

这样做了4个月工作，全无效果。

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认定了牺牲。

理解瞿秋白们所认定的牺牲对许多现代人来说是个难题，因为这伙现代人不理解他们的信仰，不明白他们的思考结果，不认可他们的行为方式。这伙现代人觉得理想不用那么坚定，那样过于夸张，信念可以是一张选票，今天给她，明天给他，所谓选择，无非是用填表还是用手机短信而已。在世界化、国际化的潮流中，回想起瞿秋白们曾经要把国家建成一个自己中意的样子真是土得可笑。

他们即使再牺牲一次，也未必能成为偶像。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多余的话》并不多余。